

青少年 科普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叶叔华、郑时龄 郑重推荐

一部优美的散文交响曲，世界十大经典自然散文读本之一，它们永远也不会过时，尽管它们从来没有时髦过。

(俄) 普里什文 著

王 田/译

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第四辑

林中水滴

最优美耐读的散文 纯原生态的作品
写作的最佳范文

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
多次入选中小学课外必读书目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青少年 科普图书馆

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第四辑

林中水滴



(俄) 普里什文 著
王 田 译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中水滴 / (俄) 普里什文著; 王田译. —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4

(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第四辑)

ISBN 978-7-5427-5971-9

I . ①林… II . ①普… ②王… III . ①散文集 - 苏联 IV . ①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9498 号

责任编辑: 李 蕾

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第四辑

林中水滴

(俄) 普里什文 著 王 田 译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832 号 邮编 200070)

<http://www.psps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潮运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2 印张 16.5 字数 200 000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27-5971-9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林中水滴

- 002 / 树
- 007 / 水
- 009 / 森林里的客人
- 020 / 变幻无穷的一年四季
- 030 / 人的踪迹
- 034 / 啄木鸟的工坊

我心爱的叶芹草

- 046 / 荒 野
- 055 / 人生的岔路口
- 070 / 快 乐
- 090 / 顽强的熊

生命之根——人参

- 108 / 一
116 / 二
121 / 三
125 / 四
131 / 五
136 / 六
143 / 七
150 / 八
155 / 九
163 / 十
167 / 十一
172 / 十二
178 / 十三
182 / 十四
187 / 十五
192 / 十六

○ 林中水滴





水乳交融的树根

太阳下山以前，明月依然挂在天边，缓缓西坠——它比昨天看起来更远了，远到已不能在冰雪消融后的湖面留下它的倒影。

太阳一会儿露出笑脸，一会儿被浮云挡住，你以为即将要下雨了，左等右等却等不来。结果，天竟然开始放晴了。

昨天，暖烘烘的太阳还没有把新结的冰完全融化，留给人们的是两条薄薄的像水晶一样透明的冰带，远远看去就像是两条宽大的饰条，镶嵌在河的两边。在微风的吹拂下，绿幽幽的河水不时地泛起涟漪，惹得那薄冰发出奇怪的声音：一会儿像调皮的孩子把石子扔进河里的声音，一会儿又像一群群的鸟儿叽叽喳喳地从天上飞过的声音……

水面上浮动着几块昨天形成的薄冰，和夏天的品藻十分相像，红嘴鸥悠闲地游来游去，留下了片片痕迹。从站在岸上的孩子手中幸运逃脱的野鼠惊慌失

措地从河面上跑过，却没产生任何塌陷。

那片浸水的草地上只有一棵小树傲然伫立，这棵坚强的小树就是我窗前的榆树，许多候鸟都栖息在上面，包括苍头燕雀、金翅雀、红胸鸽。看着眼前的小树，我不禁想起了另一棵树。

想当年，我还是行走天涯的人，自从在那棵树下栖息片刻开始，便和它变得水乳交融了，它的根也变成了我融入故土的根。早在我像候鸟一样行踪不定的时候，我就一直是这样在自己的根上伫立的。

未卜先知的蛇麻草

那棵高耸入云的云杉斜靠在漩涡上面，已经枯死了，就连树表面的绿苔的长须也已经变成了黑色，并且萎缩后脱落了。奇怪的是，蛇麻草偏偏看中了这棵云杉，紧紧地缠绕着它，越爬越高。它站在高处，到底看见了什么呢？自然界有哪些事发生呢？

顽强的生命

去年，为了更好地辨认森林砍伐处的某个地方，我们特地砍了一棵小白桦当作记号——从那以后，那棵无辜的小白桦就只能斜靠在一条树皮上倒挂着了，看起来挺危险的。

今年，我又看见了那个地方，却因为眼前的一幕而惊讶不已：那棵小白桦竟然又长得郁郁葱葱了，看来，这一切全靠那条树皮给树枝输送汁液了，它就是最大的功臣。

名不符实的瑞香

朋友刚刚离开了我，我看着周围的一切，最后将目光停留在了一个挂着很多空云杉球果的老树桩上。

啄木鸟整个冬天都在这里忙活着，树桩四周堆着厚厚的一层云杉球果，这是它辛苦一个冬天的劳动成果。

一支瑞香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挣扎着从这层果壳下面钻出来，还绽放着小小的紫红色花朵。这枝春天最早盛开的花儿的茎很细，却非常柔韧，如果不用小刀，根本折不断——但是，我为什么要折断它呢？

即使是站在很远的地方，这种花的香味也会迎面扑来，和风信子的香味很像，但凑近细闻，闻到的却是一股怪味，甚至比狼的臊味更令人恶心。我看着它，觉得很纳闷，并由此想起了很多熟识的人：远看，他们英俊潇洒、器宇轩昂；近看，他们却像凶狠的豺狼一样，浑身散发着恶臭。

蚂蚁窝——树桩

森林里有很多老树桩，虽然已经像瑞士干酪一样到处都是小孔，却仍然保持着以前的样子……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假如你一屁股坐到这种树桩上，小孔的表面就会破碎，你在树桩上就会略微下陷。

如果是这样，你就要立刻站起来，因为你屁股下面的这棵树桩的每一个孔里都会爬出来密密麻麻的蚂蚁。也就是说，这棵树桩只是虚有其表而已，更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蚂蚁窝。

森林里的坟墓

人们砍伐了很多树木，准备当柴火烧。但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还有一些没运走，一堆堆的木柴随处可见。而有些地方的柴堆，早已远离了那片繁茂的长着大而绿的叶子的小白杨树丛或浓密的云杉树丛。对森林生活很熟悉的人，最喜欢采伐迹地，因为森林就像是一本博大精深的无字天书，而采伐迹地无疑就是这本天书很精彩的一页。

松树被砍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野草得以茁壮地生长，松树和云杉的种子被压在下面，长不出来了。大耳的小杨树却不在乎，它竟然打败了野草，肆无忌惮地又变得郁郁葱葱了。然而，在它们战胜野草后，喜阴的小云杉树却在它们脚下生根发芽了，并且超过了它们。因此，云杉像以前一样代替了松树。

但是，这个采伐迹地上原本是一片混合的森林，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更重要的是这里泥泞的苔藓——自从人们砍伐了这片树林后，苔藓就如鱼得水——越发生机勃勃了。

透过这个采伐迹地，我们能对森林丰富多彩的生活略知一二。这里的苔藓长着天蓝色和红色的果实，有的苔藓是红色的，有的是绿色的；有的苔藓长得像小星星，有的则像大朵大朵的云。此外，在这里我们还能看见斑斑点点的白地衣，中间夹杂着血红色的越橘，还有矮小的丛林……

每个老树桩暗黑色的底色将幼嫩的松树、云杉和白桦衬托得很显眼，尤其在灿烂阳光下分外耀眼。目睹生活的蓬勃交替，人们最大的收获便是令人愉悦的希望。虽然曾经是参天大树，但黑色的树桩就像是树木裸露的坟墓，一点儿也没有显得凄凉，和人类墓地上的情景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树木的死法不尽相同。以白桦树为例，它的腐烂是从内部开始的，在你还

把它当成一棵健康的树时，其实它里面已经烂了。这种木质很像海绵，如果吸满了水分，就会变得非常重，假如不小心把这棵树推倒了，树梢倒下来，极有可能砸伤人，甚至把人砸死。

你经常能看见长得像花球一样的白桦树：树皮仍然是白色的，树脂也充足，看起来一切完好，就像是一个白衬领，但里面的朽木上其实已经开了很多花、长了很多新的小树苗，云杉和松树死后，都会像脱衣服一样一层一层地把树皮脱掉，在树脚下堆一大堆。接着，树梢倒下来，树枝也断了，最后就轮到树桩慢慢腐烂了。

如果你细心地观察锦毯一样的大地就会发现，每个树桩的废墟都显得非常美丽，一点儿也不比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宝塔的废墟差。百花齐放，蘑菇和蕨草马不停蹄地赶来填补高大的树木香消玉殒后的空缺。但最先赶来的还是那棵树桩上长出来的一棵小树。鲜绿的、和星斗一样的、长有密密麻麻的褐色小锤子（一种囊体植物）的苔藓，急着要把那曾支撑着这棵木树、如今却变成一截截横躺在地上的光秃秃的朽木盖住。人们经常能在那片苔藓上看见又大又红像碟子一样的蘑菇。

而废墟，则被浅绿色的蕨草、红色的草莓、越橘和浅蓝色的黑莓包围了。酸果的藤蔓也很常见，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总是喜欢爬到树桩上去。瞧，那根长得小巧叶子的细藤上，挂着很多鲜红欲滴的果子，给树桩的废墟增添了无穷的生机和活力。



充满生机的涅尔河

涅尔河流过了沼泽地，只有在蚊子肆虐以前，这里才能得到短暂的安宁，才算得上是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库布里亚河是涅尔河的支流，是一条好动的夜莺之河。河的一边很陡峭，长着一片野生的森林，另一边则是耕地，和涅尔河两岸的分布是一样的。在涅尔河岸边，赤杨和稠李到处都是，假如你在河面上划一叶小舟，脑袋上似乎就是一个绿色的拱门。这里的夜莺非常多，就像是黑土区的庄园里的大花园。

我们泛舟慢行，看见了一种没有穿绿衣服的树木的花——柔荑花，它争奇斗妍，密不透风，在前面的空中编织了一张网，里面则是赤杨的新芽、早春柳树嫩黄的新芽、稠李各种各样的蓓蕾和呈半开状态的大朵大朵的花儿。这些没有穿绿衣服的树枝，是如此绚丽多姿、妩媚动人，似乎比娇滴滴的女孩更可爱！

春天姗姗来迟了，森林里的一切都还没有穿上绿色的衣服，所有的东西都

抬头可见：无论是各种各样的鸟儿的巢穴，还是那些正在啼叫的小鸟自己，比如发出咕啾声的夜莺、苍头燕雀、歌鸫、林鸽。此外，还能看见咕咕叫的杜鹃以及那正在枝头走来走去、发出咯咯声、企图吸引异性注意的野乌鸡。

有的地方的赤杨和稠李被蛇麻草缠绕得密不透风，只能看见一根绿枝条从去年的老蛇麻草下面露了出来，简直和毒蛇缠身的拉奥孔太像了。

前面有四只雄鸭，正在水面上一边游泳，一边嘎嘎叫。等我们划到近处，正要举起步枪瞄准它们时，其中三只扑棱着翅膀飞走了，第四只则有一只翅膀被打断了。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让这只只有一只翅膀的小鸟脱离了苦海——我们把它放在船头上，当作拍摄河面上的风景时的前景。

水中的倒影

我用照相机记录下了森林里美丽的最后的小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碎瓷片”。小路有时候会中断，会从它底下露出绿汪汪、有树木倒影的车辙；有时又会被小水洼挡住，只好无奈地潜入水中，然后再从那有着巨大倒影的森林里显现出来。

假如想穿着我脚上的靴子走到这片海洋的对岸，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甚至连靠近都不可能。但是，我还是成功地走到了倒影的旁边，并且把这难得的一幕拍了下来。好吧！并不需要飞机的帮忙，耳朵也用不着忍受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我就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清澈见底的水洼前，欣赏我脚下的朵朵浮云。

森林里的客人

恐怖的深渊

一只灰蝴蝶好像巨大的谷蛾一样，掉进了无边的深渊里，呈三角形仰面漂浮在水面上，看起来就像是两翅被钉在了水上。它挣扎着抖动自己的细腿，身体也随之摆动，这只可怜的小蝴蝶便在整个深渊里激起了阵阵涟漪，像细密的圆圈一样向四周扩散开去。

很多蝌蚪围在被困的蝴蝶身边，它们自顾自地游着，对水波一点儿也不在意。一些小甲虫英姿飒爽，像骑手一样在地面上飞奔，在水中兜风似的转着圈。一条小梭鱼藏在石头边上的阴影里，像小木棒一样直直地立在水中——我猜想，它极有可能是想捉蝴蝶吃，但可惜的是，它不知道水下有微波。也对，谁能知道水底下会有微波呢？

这只顽强的蝴蝶不断地在平静的深渊里激起微波，却好像引起了水面上空的普遍注意。野醋栗的果子虽然很大却还是青的，它把果子弯到了离水面不远

的地方；在朝露和水的冲洗下，已经凋谢的款冬花的叶子变得鲜亮莹泽；新生的蛇麻草青翠欲滴，紧紧地缠绕在高大挺拔却形似枯雕、挂满绿须的云杉树上，并且爬得越来越高。而在那只蝴蝶抖动的水波无法达到的石头背后，出现了陡岸上的一片森林和碧蓝的天空的倒影。

我断定，那条小梭鱼早晚会从呆若木鸡的状态中醒过来，注意到整个深渊里随处可见的道道水圈。但是，看着眼前这只蝴蝶，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奋斗历程：我曾无数次四脚朝天，绝望地想用自己的手脚随便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以求得自由。我想起，在我失意的那段时间，曾把一块石头扔进了深渊，石头随即激起了阵阵水波，重重地把蝴蝶掀了起来。它的翅膀被整得平平整整的，然后被直接抛到了天上。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经历过苦难，所以才能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

乌鸦与人

一只倒霉的乌鸦成了我试枪时的牺牲品，它被打中后摇摇晃晃地翻了几个筋斗，接着就掉到了一棵树上。与它同行的很多乌鸦在它头顶上安慰了一阵后毫不犹豫地飞走了，只有一只乌鸦勇敢地留了下来，与它并肩作战。

我走到乌鸦跟前，站在平时足以把乌鸦吓跑的地方，但是，那只留下来的乌鸦还是纹丝不动地待在那儿。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莫非那只乌鸦之所以留在伤者的身边，是因为它们之间有某种感情的联系？就像我们人类通常所说的，出于友情、亲情或者爱情？或许，这只受伤的乌鸦是那只乌鸦的孩子，做父母的当然要留下来保护自己的子女。从这只乌鸦身上，我看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那只母乌鸡的影子：它虽然伤痕累累，不停地流血，却还是赶来救那只囿鸟。如此感人的事情，在鸸鸡目动物中其实并不少见。

但我回过头来一想，不对，乌鸦不是食肉动物吗？因此，我心里又产生了

一种让自己不太高兴的想法：那只留下来的乌鸦也许并不是出于好心，而是因为闻到了血腥味，从而想好好地饱食一顿，所以，它才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必死无疑的同伴身边，这完全是受到了强烈的私心驱使——让它不舍得撇开快死的同类。

如果说我的第一个想法颇具拟人化，把人类的情感移植到了乌鸦身上，那么我的第二个想法就具有“拟鸦性”的危险，同时说明一个事实：乌鸦是食肉者，与生俱来，无法改变。

好记性的松鼠

在我看来，松鼠的记忆力是很好的。如果说藏食物的地方食物充足，记得清楚好像并不是难事，但根据我们一路跟随松鼠足迹的观察，它藏的食物往往是很少的：一只松鼠钻进雪地下的苔藓里，拿出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藏好的两颗榛子大快朵颐，然后在前面十米处又钻到了雪下，人们很快就看见两三个榛子壳被抛出来。

这显然不是因为松鼠能闻到藏在融化的冰雪下的榛子香味，真相一定是这样：松鼠在去年秋天就清楚地记得：两颗榛子躺在离云杉树几厘米处的苔藓里……它的记性是那么好，根本不用仔细测量，就能准确地知道榛子所在的位置，并钻下去将榛子取出来。

鸠占鹊巢的狐狸

今天，我站在一个獾洞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卡巴尔迭塔—巴尔卡里亚的峭壁上三个兽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曾在那里把沙地上各种各样的足迹认真地分析了一遍，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獾、狐狸和野猫竟然“同居一室”。

这个洞原本是獾挖的，没想到闻风而来的狐狸和野猫也住了进去。大家都知道，狐狸总是脏兮兮的，浑身散发着恶臭，很快就把獾和野猫赶走了，鸠占鹊巢。无奈之下，獾只好在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又挖了一个洞，和野猫同居，那只可恶的臭狐狸则独自住在老洞里。

梭鱼与青蛙

我们布置的网里闯进了一条梭鱼，它似乎被吓傻了，手足无措，所以只好一动不动地、像树枝一样傻傻地待在那儿。一只青蛙紧紧地贴在它的背上，就算用小木棒去戳，也要费很大的气力。

和传闻一样，梭鱼果然很灵活、力气很大、很厉害，但一停下来，就被平时看不上眼的青蛙骑到了头上。据此，我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作恶多端的家伙，大概是永远也不愿停下自己的恶行的。

遭殃的田鼠

从田鼠打洞开始，它就把眼睛还给了大地母亲。为了挖土时更方便，它还把脚掌翻过来，开始行使地下居民享有的所有权利，并按照大地制定的规则生活。然而，水默默地席卷而来，一举摧毁了田鼠的家园。为什么会这样呢？它到底是凭什么威胁和平的居民，迫使它们背井离乡呢？

田鼠好不容易才垒一道堤坝，却被力大无穷的水冲毁了；接着，田鼠第二次垒好了堤坝，然后是第三次。前三次都垒成了，然而第四次刚开了个头，就被来势凶猛的水毁掉了。它几乎是用尽了吃奶的劲，才来到阳光灿烂的地面上，却已经变得浑身发黑，而且失明了。